



相 聲

花三級

刘 齐 年 等 著

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老 三 級
相 声

刘 齐 年 等 著

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目 录

老三級.....	刘齐年 (3)
麻將迷.....	大 剛 (8)
标准对象.....	亦 文 (14)
申請補助.....	大 剛 (17)

老 三 級

甲：毛主席在“八大”開幕詞里說過一句非常重要的話。

乙：怎麼只有一句呢？

甲：不是說其它的話不重要。是說其中有一句會顯得格外深刻。

乙：哪一句？

甲：就是“虛心使人進步……”

乙：“驕傲使人落後。”

甲：不錯！

乙：你倒記得很牢靠！

甲：不光記得牢靠，還有切實的體會。

乙：這很好，倒要請教一番！

甲：去年我們段上來了一批學徒工。

乙：好事情！

甲：這批學徒工，有的剛從學校畢業，有的來自農村。小伙子們一個個都象生龍活虎似的。

乙：好一支生力軍啊！

甲：這批徒工大部分都是好的，都是按照毛主席說的那句話去做的。

乙：那麼說，有百分之五十以上？

甲：不止。

乙：百分之七十？

甲：還不止。

乙：百分之九十？

甲：还要多。

乙：那你說大部分究竟怎么个标准？

甲：我是說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好的。

乙：那你應該說：絕大部分都是好的，只有个别的不够好。

甲：可就是这个别的，你一辈子要是碰上那么一个，就够受用啦！

乙：新鮮，新鮮，帶徒弟还够受？

甲：就拿我那个徒弟來說吧，剛來的时候是个挺漂亮的小伙子。

乙：年輕，还能不漂亮嗎？

甲：我是說穿的漂亮。

乙：嗯。

甲：我一打听，这小伙子是初中四年級才畢業的。

乙：初中四？

甲：初中四——年級。

乙：这倒新鮮：初中只有三年，哪里还有个四年級呀！

甲：起初我也弄不懂，后來才知道：他在那里留了一級。所以，別人初中三年畢業，他就念了四年才畢業。

乙：原來如此。

甲：这小伙子倒会講話，見了面，他主动的自我介紹……

乙：小伙子嘛。

甲：他說：“我叫‘高升’，老师傅貴姓？”

乙：倒真直率。

甲：我說：“我姓孙……”

乙：对，你也得來个自我介紹。

甲：我剛說完，他忙說：“孙师傅，以后請您随时指教！”

乙：看，倒底是受过教育的孩子呀！

甲：我領他到工場，把工具箱打开，一件一件的教給他：“这

是手錘，這是管鉗，這是活動扳頭，這是錐刀，這是……

乙：行啦，行啦，一下子教那麼多，哪能記得住呀！

甲：可他就這點聰明，一教就都記住了。

乙：你的運氣好，碰上一個好徒弟。

甲：可不是，第二天我干活，他就替我拿工具。我說：“高升，你到工具箱里去把那個尾巴長長的，嘴里有齒的家伙拿來。”

乙：拿來了沒有？

甲：拿來了。

乙：倒挺聰明！

甲：是挺聰明，過了約摸半个月，這小伙子不但工具名稱都記住了，連一些簡單的活兒也能做了。

乙：真是“名師出高徒”。

甲：看到他進步快，我更高興啦，干脆把一些零碎活交給他去干。

乙：對，多給他一些鍛煉的機會，有好处。

甲：日子過得快，眼看四個月的師徒合同期滿了。

乙：他考試提升了？

甲：那还用說，考了個第一名，提升為三級工。

乙：徒弟升級，師傅也光榮！

甲：第二天，我們倆又一塊上機車干活，我正干着，他就過來拉我……

乙：瞧！師徒倆多親熱呀！

甲：他用手拉了我一下，又用手拍拍我肩膀，說：“我說老孫，這個閘座怎麼這樣緊？”

乙：啊！他怎麼突然叫起老孫來啦？

甲：听他這麼一叫，把我氣的……

乙：別生氣呀，也許是他剛提升，心里一高興，說漏了嘴。

甲：我也这么想，古語說“得意忘形”，也許是他一高兴了。

再說，咱教徒弟又不是为了个人面子。当时，我就沒講啥。

乙：有耐性，有修养。

甲：过了一会，他又过来拉我……

乙：这回來向你檢討了。

甲：他眼睛一翻，說：“老孙啊，你把那个尾巴長長的，头上象猴子的扳头給我拿來！”

乙：口气倒不小。

甲：我又是气，又好笑。明知道他說的是猴形扳头，可我故意裝不懂，問他：“高师傅，那叫什么扳头呀？”

乙：他怎么說呢？

甲：这回他說得更好听了：“尾巴和你的腿差不多，头就象你的腦瓜子一样，那就叫孙猴子扳头呀！”

乙：这，这是跟你开玩笑？

甲：他这不明明是侮辱人嗎。

乙：真是太不象話了。

甲：可真伤透了我的心。从那以后，我对他可就不那么热心啦。

乙：不过，还应该耐心教育！意气用事可不太好呀！

甲：教还是教。只是他問一句，我就答一句；不來問就算啦！

乙：那他一定問得更勤嘍！

甲：甭說了……

乙：怎么？样样都來問？

甲：哪里，他看我不管他，还以为我肚子里沒有貨了哩！

乙：喏！倒真有点狂妄呢！

甲：時間过得快，轉眼又要考四級工啦。

乙：高升又提升了一級？

甲：这小伙子在休息的时候又來找我啦！

乙：不用說，是來感謝你对他的幫助。

甲：他坐在我對面的架子上，指着我的鼻子說：“老孫頭，明天我要考四級工了。你干了這麼多年才是個六級工，我來了還不到一年，眼看就要升為四級工了；等我活到你這個年紀，你老孫頭替我拿工具都不夠資格啦！”

乙：這象話嗎，真是忘本了。

甲：出榜那天，我比他還急……

乙：不管怎麼說，總是自己的徒弟嘛！

甲：搶着去看榜，一看上面果然有他的名字……

乙：第幾名？

甲：第一名，

乙：那又要“高升”了。

甲：可不是，是倒過來第一名。

乙：說了半天沒考上，

甲：要不人家能叫他“老三級”嗎？

麻 將 迷

甲：現在有些人天天打麻將。

乙：可不是嘛，我們機關里就有那麼三四個人，天天泡在牌桌上。

甲：長此以往，久而久之。有些人就進入了着迷的階段。

乙：是啊。

甲：本來打打麻將是一種娛樂，只要沒有賭博性質，應該玩玩。

乙：誰說不是啊。

甲：可是要象——

乙：象誰？

甲：象我早先那樣就不象話啦！

乙：您？原來您自己是個麻將迷。

甲：不過迷的還算不深，我只是沒事時候打打。

乙：那倒也沒什麼。

甲：除了八小時上班我都在牌桌上。

乙：啊？敢情您只要一沒事就打呀！

甲：我不是說過沒事時候打嘛！

乙：飯都不吃啦？

甲：飯在牌桌上吃。

乙：這可真是着迷了。

甲：不過大小便我到是離開牌桌。

乙：廢話！您不離開也得行啊！

甲：打長了，睡覺的時候——

乙：还是打麻將。

甲：夢里打麻將。

乙：真熱鬧。

甲：有一天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我还睡在床上，我爱人听见房門口來个挑挑几賣洋油的，起來拿着个瓶子出去打点洋油，賣洋油的問“同志，打多少？”我爱人剛要开口，我說夢話啦。

乙：您說什麼？

甲：“要五筒！”

乙：買五筒洋油干什么？

甲：我做夢打牌，單調五筒。賣洋油的听里边我一叫，干脆担起挑子走了，說“我一共担了兩筒洋油，你們要五筒，誠心开玩笑嘛！”

乙：看看，扯哪儿去啦！

甲：我爱人跟賣洋油的解釋了半天才打了四兩洋油。我爱人剛打了油走進房門，我大叫了一声“碰！”

乙：一对儿。

甲：只听嘩啦一声，把洋油瓶給打啦。我爱人气的一手把我推醒了，“看你一声叫，把瓶子都打啦！”我坐起來眼睛还没睜开，就說“什么？千万别打，我留着做一条龍哪！”

乙：象話嗎。

甲：每天快打下班鈴的时候，我就精神緊張。

乙：干嘛緊張啊？

甲：准备搶位子打牌。

乙：腦筋全用这上啦。

甲：天天都給我搶着了，別人玩不着。那天有人給我提个意見。

乙：什么意見？

甲：請我讓讓，也叫別人玩玩。

乙：您呢？

甲：我站起來笑了笑。

乙：走開了。

甲：又坐下了。

乙：人家算白說。

甲：笑話！讓給別人我干嘛去？

乙：您除了打麻將就沒別的事好干啦？

甲：離開麻將桌子我兩只手痒痒。

乙：那可難辦啦。

甲：後來科長找我談了話，勸我別天天打麻將，這樣會影響工作。

乙：這是好話。

甲：什麼好話呀！我心想准是科長也想打牌，搶不着位子。

乙：想哪兒去了！

甲：日子久啦，光下邊打不過癮，干脆把麻將拿辦公室來了。

乙：上班也打？

甲：不是，右手抄公文，左手摸牌玩，免得想的難過。

乙：象話嗎？

甲：慢慢摸熟了，一百多張牌不管哪張我只要一摸就知道是誰。

乙：熟能生巧。

甲：可是二十多份公文我沒抄對了一份。

乙：啊？

甲：腦子里盡顧着琢磨牌了。

乙：真是影響工作。

甲：這回科長可有點激動，很嚴肅的和我談了一次話。

乙：都怎麼說？

甲：一進門我就知道不對，我見科長的臉象“白板”一樣。

乙：什么？

甲：板着臉，半天才說出話來，“老×呀！聽說你不但一下班就打麻將，甚至連上班都离不开麻將牌。”

乙：該說！

甲：當時我慚愧得象“公鷄”一樣。

乙：什么？

甲：站那兒一動不動。科長讓我坐下，說“年輕人沒事多看看書，學習學習，該做的事太多了，不能把大好的時光都放在這個上。”

乙：您得改改。

甲：我連着來個“七對”。

乙：得“滿貫”了。

甲：回答七、八個“對”字。科長很誠懇的和我談了一個鐘頭，我出來想着想着心里這個難過呀！恨不得找個“二條”把自己打一頓。

乙：“二條”？

甲：棍子呀！

乙：淨記着麻將啊！

甲：以後是得改正。

乙：對嘛。

甲：我剛走到大門口，嚙！真是“喜相逢”啊！

乙：怎麼啦？

甲：正好碰見老劉。

乙：哪個老劉？

甲：我的老朋友，出差剛回來，一見我拉住胳膊就說“走，老×，給我‘接風’去！”

乙：要喝酒去。

甲：不是，打麻將去。

乙：打麻將也算“接風”。

甲：我說我不想打啦，老劉他不由分說一把拉着我就走，一面把老祁老林找來啦，非來八圈不可。

乙：您千萬別再打啦！

甲：我一咬牙，一跺腳——

乙：不來。

甲：來吧！

乙：啊？

甲：反正不多打，少玩會兒也沒什麼，并沒說禁止打呀！

乙：沒決心。

甲：說着說着可真不巧。

乙：怎麼？

甲：我愛人到機關上找我來啦。

乙：有事？

甲：那天是禮拜六，她說我八個禮拜六都沒回家啦。

乙：您都上哪兒去了？

甲：打麻將。

乙：看看。

甲：那天她要和我正式談判。

乙：好勁。

甲：為了打麻將工作搞不好，家也不顧，學習可就更甯提了。

乙：是得考慮考慮。

甲：我愛人說“你得給我具體回答。”

乙：您怎麼說？

甲：我說：“好吧，我要慎重的思考一下。”

乙：只要不打牌就得了。

甲：不過思考需要時間。

乙：您要多少時間思考？

甲：給四圈牌的時間吧。

乙：還記着牌呢？

甲：我愛人說“今天可以不打了吧，咱們看电影去。”

乙：您同意了？

甲：我剛要說話，只見老劉的眼睛瞪得跟“二筒”一樣。

乙：他管得着嗎？

甲：當時我很為難，我說看什麼片子呢？

乙：什麼片子？

甲：我愛人說，“記錄片，紅旗漫卷西風”

乙：好片子。

甲：我聽見“西風”兩個字，混身都來了勁。

乙：決定打麻將。

甲：不！看电影。

标准对象

(甲乙从左右出)

甲：您好！

乙：不坏。✱

甲：來段相声？

乙：我正忙着。

甲：忙啥？

乙：准备周游全世界。

甲：周游全世界？真不简单！你是单纯的为了旅行，还是因公外出？

乙：不是公事，是一点小私事。

甲：私事？有这么重要的私事值得周游全世界？

乙：怎么不值得？老实告诉你吧，是为了终身大事，想找个对象。

甲：找对象？哪有这样难找的对象，全中国还不够你找的？

乙：不是替我自己找呀，是替我妹妹找对象！

甲：你这做哥哥的也太狗抓耗子了，那里有哥哥为妹妹周游全世界去找爱人的？她就不能自己在中國找一个？

乙：不行呐！中國找不着呀！

甲：啊！有哪些条件都说给我听听？

乙：好吧！不过我得先朗诵我妹妹写的一首诗。

甲：她还会做诗哪，怪不得高射炮眼睛尽往上瞧，快念给我听。

乙：“呢子裤子游泳表，年轻英俊资格老，有钱有权有文化，

無父無母無少老。”

甲：不錯，合韻。我說請你解說解說，說不上我還能“爭取爭取”哩！

乙：這首詩還用解說？可見你起碼有一條不合格——“稍欠文化。”

甲：稍欠文化怕什麼？你沒看見我天天上夜校嗎？

乙：好吧：這“呢子褲子游泳表”，就是說找她的人必須穿着呢子褲帶着游泳表，否則一概不見。

甲：只要穿着呢子褲就行，上邊打赤膀也沒關係？

乙：你見誰穿着呢子褲子打赤膀的？廢話。第二句“年輕英俊資格老”，就是說她的對象必需年輕，不能超過二十五歲，英俊么就是小臉蛋兒要長得漂亮，資格老就是參加革命工作早。

甲：早到什麼程度呢？

乙：比方說十年工齡，八年黨齡，

甲：加起來就要十八年，還年青？

乙：“有錢有權有文化”，有錢有權么就是要薪俸拿的多，工作權力大，有文化么……

甲：就是要有文化，你這解說的太透徹了。

乙：“無父無母無少老”，無父么就是她的對象必須沒有父親。

甲：無母么就是必須沒有母親，那麼這個人是從天上掉下來的，地裡扒出來的，石頭縫裡擠出來的？對了，我看只有“西遊記”裡的孫悟空合乎這個條件。

乙：你的理解能力太差，所謂無父無母的意思，就是說父母親沒有死的人就根本別想找她談戀愛。

甲：這……這還有“無少老”呢？

乙：“無少老”嗎，就是連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弟弟妹妹都這麼

來一個干脆、徹底、全部……

甲：嗨，不等家里人死光還不能找她談戀愛！這條件未免太苛刻了吧！

乙：有道是姜太公釣魚，願意上鉤。不僅如此，另外還有兩點補充和附帶的說明呢！

甲：不多，你索性說給我听听。

乙：第一要有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。

甲：這還象話，找對象應該過問政治條件。

乙：第二要有小資產階級的生活作風。

甲：這點不太好懂。

乙：便于談情說愛呀，只有小資產階級才懂得“愛情的偉大，偉大的愛情”哪！什麼“為愛情可以犧牲生命”，什麼“我願做你的小羊”，“我願做一只小狗”，“我的寶貝，我的心肝，我的靈魂……”。

甲：得，得，快別肉麻了，現在我算是全明白啦！

乙：你明白什麼？

甲：我明白你為什麼要周游全世界，這樣的對象中國的確是找不到。

乙：所以嘛，我就買了飛機票，準備去周游全世界。

甲：依我說呀！趕快退了票干脆別去了。

乙：那為什麼？

甲：這種人在地球上絕對找不到的。

乙：那我怎麼辦？

甲：等等，到了二百年後再說，那時候人類和火星來往，這種人火星上也許會有。

乙：到那時候我妹妹不死也成了老太婆啦，還有誰要哇！

甲：也許豬八戒再動凡心，可憐你妹妹來個還俗招親。

乙：你別換馬啦！